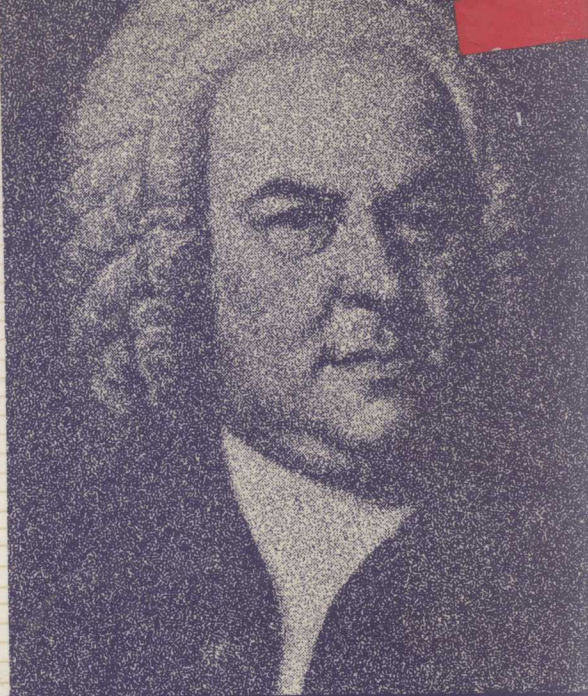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22

巴哈

請勿翻印

版權所有

巴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22 哈

主 作 插 出

編：梁
者：黃
圖：張

實 家 景

秋 康 福

發行人：林

獻

章

法律顧問：林

樹

旺

律

師

印刷：中

興

印

刷

廠

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三（三線）
郵撥：五三九六六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—365號信箱

版：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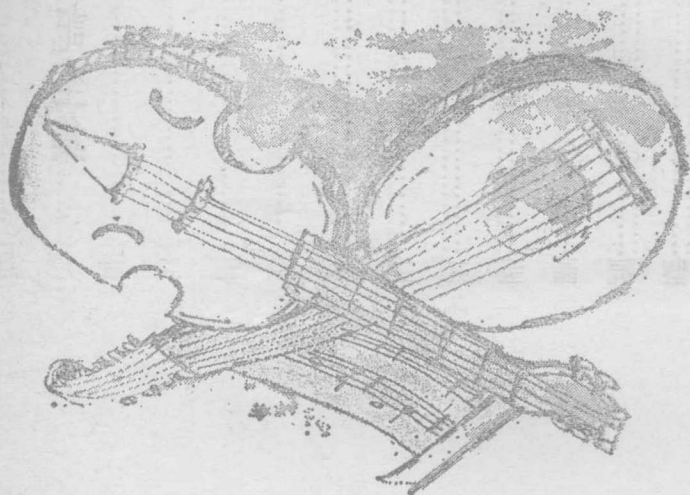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K815
22
831

港台书室



90101818



巴哈

Johann Sebastian Bach

●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巴 哈

衝破逆境

月滿閣樓 五

河畔的祈禱 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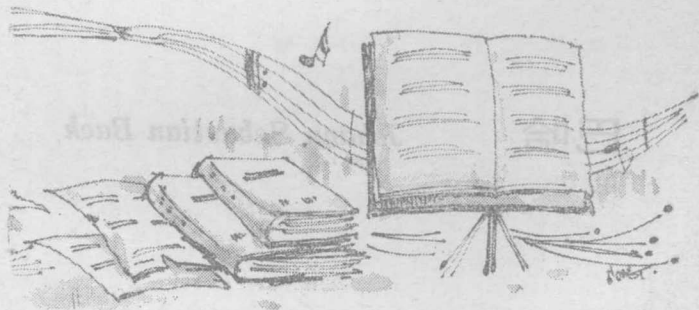
唱詩班應試 一九

追隨名師 二五

丹麥金幣 三四

兄弟相逢 三九

邂逅 四五



鑽研風琴.....五

唯一道路.....五

豐盈的果實

荆棘重重.....六

威瑪魯公爵的邀請函.....六

意外的寵賜.....七

陌生的對手.....七

歐洲音樂競賽.....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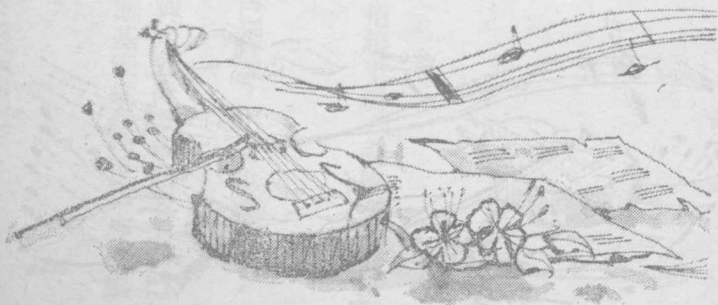
探望恩師.....一三

和韓德爾緣慳一面.....一九

愛妻之死.....二三

離巢的雛鳥.....三〇

善良的安娜.....三七



永恒的旋律

重享天倫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
聖母頌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固執的校長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公開演奏會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鄰國的禮聘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勝不驕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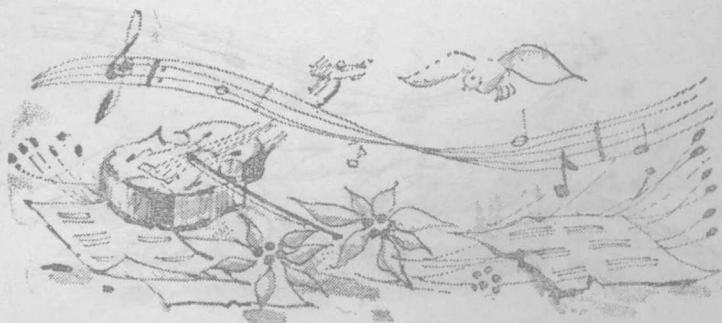
喪子之痛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國王的禮聘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特殊的榮耀……………二〇五

後記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年表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

衝破逆境

月滿閣樓

躺在床上裝睡，其實却偷偷在留意四周動靜的希巴斯基安，輕輕抬起下頰，視線在房內逡巡著。銀白色月光透過窗口，灑落一床，構成一幅很美麗的圖案。

月姑娘已爬上樹梢，森林中的樹木罩上一抹淡淡的霧。

側耳傾聽，水聲淙淙，彷彿是遙遠地方的維拉河在低訴衷曲。夜已深沈，小鳥也歸巢了，人們都已進入夢鄉，四周靜悄悄地連針掉落的聲音都可聽到。

從剛才一直和衣躺在床上的少年，這時輕輕地溜下床來。蹑手蹑腳走近微微敞開著的房門。門旁窗戶下的抽屜裏，放著他哥哥克里斯多夫心愛的樂譜，希巴斯基安緩緩抽出一疊樂譜，拿到月光下審視。

嗯，是貝姆的樂譜沒錯。

希巴斯基安再次掂起脚尖走到門邊，然後輕輕推開門扉，溜到門外的長廊上。

他沿著長廊輕輕地走到通往閣樓的樓梯口。希巴斯基安抱著樂譜，小心翼翼地爬上窄小的樓梯。

「馬上就可仔細瞧瞧貝姆的樂譜了。」他自言自語地進入閣樓的房間裏，皎潔的月光，穿過破舊的窗櫺瀉滿閣樓。

唔，今晚的月色真美！

一望無際的森林，在月光之下，映出清晰的輪廓，深綠的樹影投射在地面上。蒼鬱的樹林，沈浸在灰濛濛的夜霧中。

將樂譜和紙放在窗戶旁，希巴斯基安不禁陶醉在這片靜謐柔美的月色中。

希巴斯基安凝望著夜空，朵朵棉絮般的浮雲，相繼停留在皓月身旁。

偶爾月亮也會害羞地躲入浮雲中，這時大地就如同忽地被黑幕遮掩住似的，但見一片漆黑。

——今晚就可抄完哥哥的樂譜，我的工作即將大功告成了。哥哥要是知道我已抄完費雪（瑞士鋼琴演奏家）、帕阿羅和貝姆的樂譜，一定會大吃一驚。

希巴斯基安喃喃自語地走到窗前的桌旁，藉著月光開始埋頭抄寫。當他好不容易抄畢，正待喘一大口氣時，突然——樓梯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，有人循着樓梯上來了。

年方十來歲的希巴斯基安，身體不禁微微顫抖著，他害怕地將臉埋在桌上。

沈重的腳步聲，在閣樓門口嘎然而止，接著「砰！」的一聲，希巴斯基安最擔憂的事情終於發生了。

「我以爲是誰呢？原來是你。」



是哥哥克里斯多夫的聲音。

「哥哥，對不起，我沒做什麼，只是抄樂譜而已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我早就覺得有些不大對勁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你這孩子愈來愈不得了！」

手中拿著蠟燭的克里斯多夫，一臉嚴肅，雙眼反覆地在桌上的樂譜和希巴斯基安的臉上逡巡著。

克里斯多夫在教會擔任風琴演奏，手中有像貝姆、費雪、帕阿羅等，這些有名音樂家的樂譜。

但是克里斯多夫向來吝於將這些樂譜示人，經常收藏在自己的抽屜裏，視若珍寶。

「希巴斯基安！你到底什麼

時候開始抄我的樂譜？」

「大約半年前。」

希巴斯基安用微弱的聲音回答。

「什麼？半年前就開始了，你到底是谁的唆使？」

「哥哥，請原諒，我只是希望能早一天成爲像您這樣優秀的風琴演奏家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應當知道我非常珍惜這些樂譜，雖然你也是我們巴哈家的孩子，希望成爲優秀的風琴演奏家，本是應有的抱負，但是你的行爲很不應該。現在把你所抄的樂譜全部還給我！」

克里斯多夫的一言一語，就像利劍般地毫不留情。

希巴斯基安只得拿起堆放在桌上的樂譜，噙著淚水畢恭畢敬地遞給哥哥。

「看來已全部抄完了，你是不是每晚都爬起來抄？」

克里斯多夫藉著燭光審視樂譜，他的表情彷彿很驚訝。

「不，只有在明月當空的夜晚，藉著皓潔的月光抄寫，剛才……剛才正好抄完。」

希巴斯基安的眼淚終於奪眶而出，熱淚沿著面頰一顆顆滾落下來。

「爸爸……媽媽……」年幼的希巴斯基安不禁在心中吶喊著，但已喚不回不在人世間的爸媽了。

自從雙親去世後，他寄住在哥哥克里斯多夫家，至今已將近一年了。

「希巴斯基安，哥哥實在不該罵你，不要哭了好嗎？」

克里斯多夫的聲音，不知何時變得非常柔和：「我不曉得你是藉月光抄樂譜的，你真不愧是

巴哈家的孩子，雖然你希望成爲優秀的音樂家才這樣作，但是你沒有經過允許，就隨便打開別人的抽屜，即使是兄弟之間也不可以……你知道嗎？」

「是的，哥哥，對不起！」

希巴斯基安一面舉起小手拭淚，一面向哥哥道歉。

「這些樂譜我仍然要拿走，這雖有點不通情理，但我相信這樣反而對你有益。音樂的路途是漫長艱苦的，想成爲一名優秀的音樂家，就必須自己去開拓出一條坦途。」

「我懂了，哥哥，我一定會努力向上。」

「這才對，希巴斯基安，你是巴哈家的一員，希望你能够成爲一個有名的音樂家。」

「是，我一定努力不懈。」

「哥哥雖然很窮，但一定會竭盡所能地幫助你，這才不負爸媽所託。」

克里斯多夫說著，將手放在弟弟窄小的肩膀上，眼中充滿慈愛的光輝，嚴厲的哥哥流露出慈祥的另一面。

「哥哥，爸媽是不是住在星星上面？」

希巴斯基安一面仰頭看著哥哥，一面指著窗外。月已偏西，數不盡的小星星鑽出浮雲間，一顆顆好像晶瑩的寶石嵌在天上，燦爛奪目地閃耀著。

「是啊，爸媽和神都在星星上面，凝視你的一舉一動呢。」

「爸爸媽媽，我一定要成爲一個偉大的音樂家。」

希巴斯基安跪在地上，雙手抱在胸前默禱著。

「神啊！請賜福給我。」

克里斯多夫也將手放在弟弟肩上，虔誠地向天禱告。

不久，燭光熄了，在月光之下浮現出他們兩人清晰的輪廓。

一六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，約翰·希巴斯基安·巴哈誕生於一個四周山巒起伏，還有一大片蒼鬱鬱鬱的森林，和河川蜿蜒其間的美麗城市——德國中部紹林吉州的愛塞那哈。

提到巴哈這個家族，每個人都會馬上聯想到音樂，他們在紹林吉州是個歷史悠久的望族，和音樂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在這個地區有阿倫休坦多、阿魯芬羅德、洛克赫忍等城市和村落，其中姓巴哈的家族就有十三個之多，而且都是名副其實的音樂家族。

他們絕大多數任職於各城市或村落的教會，職司樂士工作，他們一年至少一次集合在十三家之中的一家，舉行演奏會。對年幼的希巴斯基安來說，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日子呀！

這天每個巴哈家族都盛裝乘坐馬車而來，他們集合在一起，有的彈奏風琴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……狂歡到天亮，才結束這個快樂的聚會，然後約定好明年見面的日子，彼此才各自乘車，依依不捨地揮別。

巴哈家的音樂會，在紹林吉州是赫赫有名的。

希巴斯基安就像一株嫩綠的幼苗，在這個家世淵源的家族中誕生了。

父親約翰·安布魯裘斯·巴哈，拉得一手美妙的小提琴。母親名叫阿麗拉貝多·連耶魯休魯多·依魯耶，希巴斯基安排行第四，也就是最小的孩子。

他們是個快樂的家庭，每天都以音樂開始一天的工作，晚上也以音樂結束美好的一天。希巴斯基安的精神生活非常充實，他在和諧的環境中一天天地成長，但好景不常，當他九歲的時候，母親撒手西歸；十歲時，父親也離開人世。

這個家庭頓失支柱，除了已經結婚成家的長子外，其他三個年幼的孩子，就如同是浮萍隨波逐流，最後不得已只好各自寄居在巴哈家族中，使得他們骨肉分離。

一年之中，只有音樂會的時候，他們兄弟姊妹才能在三十三個巴哈家族中的一家見面。可是只能相聚短促的一天，他們又得分道揚鑣各自回到寄居的巴哈家族去。

過去非常快樂的音樂會，如今對他們來說，只不過是徒增傷感的回憶罷了。

年滿十歲的希巴斯基安，寄養在擔任教會風琴手的哥哥克里斯多夫家中。克里斯多夫雖然是位優秀的風琴演奏家，生活上却很窘困，希巴斯基安和哥哥相處愈久，愈了解哥哥家拮据的狀況。

這完全是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所帶來的後遺症。

因為三十年長期戰爭的拖累，愛耶那哈城市中，竟有一些人窮得連房子都沒有，不得不住到山麓下的穴洞中去。

主張宗教自由而創立了新教派的馬丁路德（一四八三年—一五四六年，德國人），他的宗教改革運動，在歐洲掀起了一陣熱潮，舊教派人士却痛責他們是異端。

果然，德皇馬基阿斯爲了鎮壓新教派，乃任命其弟菲力基那多爲捷克國王，逼使捷克地區的新教徒們，擁戴法魯滋伯爵福瑞多克五世而開始叛亂。

戰火迅速蔓延，丹麥、瑞典等新教國家隨後跟進；而舊教國家西班牙亦組織兵團，新教和舊教的對峙造成歐洲社會一片混亂。

一六四八年，與戰各國在威斯多法利亞締結和約，終於結束了長達三十年的戰爭，但是美麗的森林，以及不計其數的房屋皆化為灰燼，每個家庭都損失不貲，尤其是教會所受的打擊更為嚴重，財政上的窘困，使得教會樂士的生活也受到影響。

希巴斯基安的哥哥心地善良，但是對於希巴斯基安追求學問和音樂的要求，却非常嚴格。每天希巴斯基安從歐魯多曼夫小學放學回來，克里斯多夫就逐一教他學習希臘文、拉丁文、神學、修辭學，甚至教導他彈奏風琴或拉小提琴的技巧。

他的哥哥和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帕西羅是莫逆之交，所以當地城市中的人們，對他都很敬重。對希巴斯基安來說，再沒有任何事比這件事更令他高興了。

河畔的祈禱

街道兩旁並列著兩排高大的榆樹，街道的盡頭就是歐魯多曼夫小學，現在正好是放學的時候。

秋天已近尾聲，太陽好像一把銀色的利箭，筆直地投射到地面上，片片黃葉在陽光的照耀下，閃爍著亮麗的光芒。

「喂——希巴斯基安！」

揹著書包正要踏出校園的希巴斯基安，聽到有人喊他，抬頭一望，看見耶魯多曼正站在校園中碩大的銀杏樹下。

放學的時候，同學們都一窩蜂地擁出校門口，希巴斯基安被擠在人潮中，他舉手大聲回答說：「我馬上過去！」

「你現在就回去嗎？」耶魯多曼這麼問希巴斯基安。

「嗯，我今天要學拉丁文。」

「能不能稍等一下？我有些話要跟你講。」

「好啊，遲一會回家沒有關係。」

「說實在的，十天前我就想跟你講。你哥哥大概還沒從教會回家吧，我們邊走邊談怎麼樣？」他倆就穿過校園往森林走去。秋陽照在遠處蜿蜒的維拉河面上，映出粼粼的光波，使得位於平原和森林這邊的人們，也能瞧見這條美麗的河流。一羣羣的候鳥，在天空飛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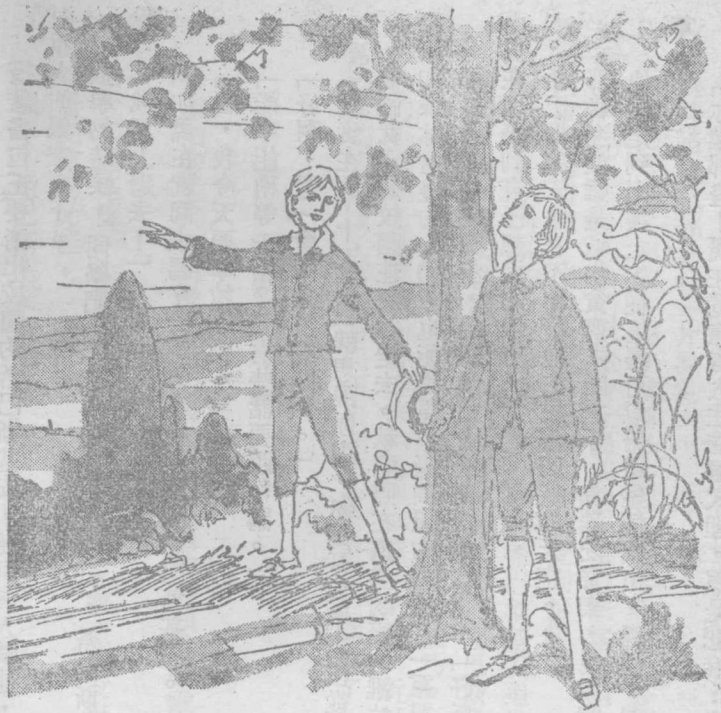
耶魯多曼停住腳步，抬頭凝望晴空上的候鳥說：「好極了！我多麼希望也能像候鳥一樣，自由在地飛到自己想去的地方。」

希巴斯基安也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蔚藍的天空。

耶魯多曼雖是城內貧窮木匠之子，却酷愛音樂，他倆因同樣喜好音樂而成爲好朋友。

他倆走到山坡上，從這裏可以俯瞰整個城市、森林、還有小山丘。他們將腿伸直，並排躺在草上。

「你瞧那邊！現在竟還有人住在洞穴裡，真是悲慘……我最痛恨戰爭了。」



耶魯多曼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人與人之間，竟然互相殘殺三十年，我真不懂戰爭到底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那有什麼好處，只不過使這個社會更加污穢罷了！」

「像河川那邊的村落，已變成一片斷垣殘壁，真可憐哪！」

「可惡又可恨的戰爭如果能永遠從世上消失，我們就可永遠過著幸福的日子了。」

在他們的眼底下，是一片無際的秋景。

「我曾聽我爸爸說，這是大家都不敬畏神的緣故……。人類要是不能領悟這點，戰爭就絕對無法從世上消失的……」

他倆閒聊至此，就暫且閉目養



神。兩隻鳶鳥在藍天上盤桓著。翅膀閃耀著金光，讓人幾乎睜不開眼睛。

「你要告訴我什麼？」希巴斯基安問耶魯多曼。

「你有沒有到過盧尼堡（西德）？」耶魯多曼問道。

「沒有，我沒去過。」

「那你聽過貝姆先生的大名嗎？」

「嗯，這我聽過，我哥哥經常提到他，他是個優秀的風琴演奏家。」

「是啊，我現在正在想他的事。」

「他的事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

「我的意思是說，我們去跟貝姆先生學習音樂。」